

致敬教师节

初为人师的日子

□母平昌

30多年前,我中师毕业后,被分配到离县城70多公里的一所乡中学任教。说是中学,其实只有四五个班,是典型的袖珍学校。学校办学条件十分差,我在那儿不知不觉生活了6年,收获了许多,也坚定了我终身为师的信念。

报到那天,校长接待了我,他安排我暂住在一家小旅店。我推开窗户向外望去,对面对高山耸立,几乎看不到山上有住家人户,街上行人也很少,只听到河里哗哗的水流声。初次来到陌生地方,人生地不熟,加之坐车颠簸摇晃了五六个小时,人已是筋疲力尽。我吃了点东西,早早躺在床上休息。

“学生服我不?能胜任学科教学吗?领导重视我不?与同事能和谐相处吗……”脑子里浮想联翩,我思考着即将面临的工作和生活。夜深人静时,对面山上不时传来敲棒棒的声音。后来才知道,是当地人在山上赶野猪,防止野猪来吃已成熟的玉米。

那一夜,我彻夜未眠,诚惶诚恐,内心一片迷茫,不知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

正式开学后,教导主任问我擅长什么学科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自信地说,理化都行。学校就安排我担任初三毕业班理化两科教学工作。

第一堂课,我做了充分准备,教案写得非常详细,把上课要说的话和要板书的内容,全都写在备课本上,熟悉了一遍又一遍。进教室前,我的心咚咚地跳得厉害。

“起立,老师好!”同学们的问好,立马消除了我的紧张。我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,然后按教案设计的教学流程,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第一课。第一节课上得还算顺畅,后来上课也就不那么紧张了,慢慢地表现得自如和自信。

教毕业班,意味着要面临学生升学的压力。刚入职的我,时刻觉得肩上担子不轻。我认真钻研教材,上好每一堂课,筛选试题、做好检测评讲。对学有余力的锐建、丰英等几位同学,就请到我的寝室里“开小灶”,单独检测或练习高难度题目。同时,我不断总结教学方法,不断升华,力求在课堂教学中达到大道至简的境界。

“水大了不能发,水小了不能发,不大不小皮带又打滑!”这是当地老百姓对乡发电厂现状编的一段顺口溜。场镇上,晚间时常停电,学生上自习大多数靠煤油灯、蜡烛照明。有时需讲练习题,但教室光线暗,学生看不清黑板,我就用手电筒光照到黑板上讲。

天道酬勤。一年后,几位学生通过中考预选资格,再到县城参加全省中考,获得佳绩。

那届学生毕业后,我一直担任毕业班的理化教学工作。学校给予我重任,让我变得更加成熟、更加自信。“中青年教师标兵”“优秀教师”等殊荣接踵而至,在学区教学质量交流会上常有我的发言,在学术刊物上也有我的文章,我成了学区的“名师”。

在那期间,校长很照顾我,安排教导主任家属张姐专给我和另一个单身教师煮饭。张姐知道我离家远,一个人无亲无靠,担任毕业班工作也辛苦,生活上给予了我特别的关心和照顾。她家要是做了好吃的,常叫我到她家一起吃。好长一段时间,我成了她家的常客。教导主任待我情同兄弟,饭桌上若有一两个“硬菜”,时不时给我弄点小酒,聊聊天,和我分享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,让我受益匪浅。

一晃我到了该考虑个人问题的年纪。张姐和其他教师家属从街头至街尾帮我物色谁家适龄女子。那年元旦节,学校会计家属卢姨找到我,说要把街上一个干部的女儿介绍给我。一开始,我觉得门不当户不对,心里真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。

见面那天,我特意装扮了一番,穿上不合身的西装,打了领带,还是有点别扭,很不自在。见面后,卢姨告诉我,女方家人觉得我人还不错,都很满意。我和对象谈朋友不到一年,就缘定终生直到现在。

回忆初为人师那段日子,的确艰苦,但我感觉生活得很充实、很快乐、很幸福。

寄托在教师节的哀思

散文

□罗学娅

我的家乡,地处川东南缘丘陵。每年秋季,漫山遍野都会开满小小的野菊花,或白或黄的花朵,总与小草为伴,依偎在大地母亲的怀抱,傲霜而生,不畏严寒。文人墨客赋予它坚贞不屈的高洁情操,故而,人们用它来祭奠亲人,寄托哀思。

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,我再次登上老家后山,采撷一束黄灿灿的野菊花,虔诚地献给我敬爱的华老师。她在两年前的金秋季节离开了我们,但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忘记她,她是我们的华妈妈。

华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,名叫华菊芬。她生在自贡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,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,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军事类院校,继而在泸州军分区军政干校任文化教员,其间两次荣立三等功。1954年,她转业到隆昌义大煤矿,做办公室文员。1970年,义大煤矿子弟校办起了初中部。我就读初中一年级一班,华老师从煤矿办公室抽调到学校任教,当了我们的老师。

仓促办起来的初中部,条件很差,4个初中班200多个学生,挤在4间茅草屋里,既不能遮雨也不能挡风。9月开学,秋雨特别多,稍下大一点,就有褐黄色的浊水顺着茅草滴滴嗒嗒地漏下来。寒冬腊月,北风呼啸,当风口的同学冻得打哆嗦。好不容易遇到大晴天,还会有毛毛虫从茅草上掉下来,吓得胆小的同学哇哇大叫。

每当发生这些情况,文静的华老师就像一个勇敢的母亲,拼尽全力保护她的孩子们。屋顶漏雨了,她帮助同学把桌子挪到不漏雨的地方;刮风了,她叫门口和窗口的同学往屋子中间靠,还买蛤蚧油给长了冻疮的同学搽在手上,轻轻揉搓;屋顶掉下毛毛虫,她叫同学别怕,亲手把虫捉起来扔到教室外,其实,那时的她,捉虫的手也在发抖。

生活上,她无微不至关心每一个同学。课堂上,她除了授课,还给予每个同学充足的精神食粮。她反反复复地给我们讲南泥湾,讲延安抗大,讲解放军挺进大西南,期望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,不怕艰苦克服困难,学好文化,做对祖国有用的人。

有一次,我受了很大的委屈,伤心地哭了,跑回家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,不吃不喝,甚至不想读书了。华老师来到我家,坐在我的房间门外,苦口婆心地给我讲了很多大道理,举了许多小例子。从下午放学,讲到深夜10点多,她让我明白了“走自己的路”的道理,坚定了努力学习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决心。

从此,我无论走到哪里,都忘不了华老师对我的教诲。而华老师,也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我的每一个进步,及时给予鼓励。

华老师在91岁高龄那年走了,走在金秋,走在教师节前夕。她让我对教师节多了一份寄托,寄托我对恩师无尽的哀思。

乡镇中学老师的恋歌

□邱冬福

1982年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金山镇的乡镇中学教英语。

那时候,周围乡镇就只有我一个正式英语教师,其余都是学校聘请的代课英语教师。“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”,人人见了,都称我“邱Teacher”。

我既然是英语老师,那就要在小镇上洋盘一番。于是,我成了小镇上第一个穿燕尾服、着甩尖皮鞋、烫爆炸头、戴蛤蟆墨镜、挂双卡录音机、背吉他、跳迪斯科的“超哥”。自然,我这个“超哥”的恋爱对象必须是个“超妹”才行。

不过,小镇之小,小得端着一碗稀饭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还烫得不敢下嘴。镇子上屈指可数的居民也就那么几户人家,东家女西家娃知根知底,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在大城市找个乘龙快婿,哪看得上我这个小镇上的教书匠?

寻找了一年多,几个小镇西施都远走高飞了,我的恋爱对象仍然没有着落。于是,我把目光转向内部,争取在内部解决。学校只有一个顶替父亲接班的敲钟的年轻女职员。

为了博得对方的好感,一段时间,我每天头上打头油、喷摩丝,有意无意地向她表达爱意暗送秋波。哪知,落花有意流水无情,人家理都不理。后来,委托一名女老师去说媒,对方一听,“哼,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邱Teacher,要想我成为你的爱人,除非你调进县城!”我碰了一鼻子灰,晕头转向不知日月天光。

又是一度芳草绿。转眼到了第三个年头,我的人生恋歌还没有着落。记得那年教师节,县上组织一千人来学校慰问教师,头天晚上,我们这帮年轻男教师聚在一起梳理第二天要反映的情况,其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,就是要向慰问团提出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,那就是我们这帮光棍的恋爱问题。

于是,大家推举我当代表,在慰问会上提出来,之前我们专门做了调研,据说某边远学校为给年轻男教师创造恋爱条件,每周六用公共汽车把远在大山里的男教师拉进县城,与纺织厂、医院、邮电局等女职员多的单位搞联欢,成功了一对又一对,双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这样既稳定了师心,又促成了青年男女的大好事。

那天会上,我向上级领导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大家的请求,还列举了那个事例。我说,解决年轻男教师的恋爱问题,是精神变物质、物质变精神的辩证关系,何乐而不为?

我的一席话,惹得参会领导哈哈大笑,并翘起大拇指说:“妙,妙,妙,实在是大妙,我这个红娘当定了!”慰问团走后,我们这帮光棍盼啊盼,盼到第二年教师节,这事都还没有着落。

看来,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了。我们每个星期天打扮一新,集体出发到县城去找对象。半年下来,工资花光了,多半以失败告终,只有三两个长得牛高马大、一表人才的男教师有了着落,我们是多么的羡慕啊!

又是一个开学季。头一天晚上,校长在会上拖长声音说: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今年县文教局终于给我们分来了一个女老师,她的名字叫余佳英,明天谁去车站接一下?”

话音刚落,我们几个坐在墙角打瞌睡的男教师一下子来了精神,争先恐后举起手:“我去,我去!”校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:“你们都去!”

第二天,我们这帮光棍照旧是一番梳妆打扮。可是,到了车站左等右等,就不见余佳英姑娘到来。当我们正准备放弃时,一个提着网袋和铺盖卷的小伙子走了过来:“请问,去金山中学的路怎么走?”

我们眨巴了下眼睛:“请问你是……”对方赶忙接过话头:“我是余佳英啊!”

“啥子?你就是余佳英?有没有搞错哦?”“是啊,我就是余佳英啊。”“咋个你是个男的呢?”我们抱在一起,哈哈大笑起来。最后,另外几个家伙各自找理由作鸟兽散了,只有我和余佳英留在那里。我心一横,帮余佳英提起铺盖卷:“佳英兄,跟我走!”于是,我领着余佳英走进了那所被爱情遗忘的乡镇中学。

后来,我和余佳英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。再后来,很多人不见其人,只是听说我和余佳英的关系,都误认为我们是一对夫妻,甚至带口信说:“祝邱老师、余老师家庭幸福,早生贵子!”一时成为笑谈。

又是一个开学季。我因为在这一年里发奋图强,熬更守夜创作小说,而且还获得全国奖,广播里都播了新闻,成了当地“名人”,被某厂矿子弟校看中,调进了美女如云的厂矿学校。不久,我就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,唱起了优美的人生恋歌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,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,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,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,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,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稿件中不要用附件,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